

WANGMINGMIANDIAN

亡命缅甸

异域不归路

◎ 陈与 著

[知青]手稿文存

继《流浪金三角》之后
又一部热带丛林秘闻录。
作者将在70年代创作
未出版的纪实作品重新整理推出。
描述了一个支边知青在70年代的
真实历险事件。
该书是迄今为止
本土最为惊险离奇的险情纪实文学。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WANGMINGMIANDIAN

亡命缅甸

异域不归路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域不归路. 亡命缅甸/陈与著, —乌鲁木齐:
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2. 10
ISBN 7-228-07325-8

I. 异… II. 陈… III. 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46009号

责任编辑: 李玉新
封面设计: 魏 纬
出 版: 新疆人民出版社
电 话: 0991-2816212(汉编部发行科)
0991-2825887(总编办公室)
发 行: 新疆人民出版社
总 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四川大学印刷厂印刷
印张: 13
字数: 32千字
版次: 2002年10月第1版
印次: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-8000册

ISBN 7-228-07325-8/I · 2618

定价: 22.80元

内容简介

龙云在热带丛林流浪的岁月里，一个缅甸姑娘帮助了他，而这个缅甸姑娘的丈夫，又被龙云杀害。他无时无刻不怀念在兵团的同学，一个从嘉陵江畔来到西双版纳的女知青，因他私自越境，导致她不能返回故土。

龙云曾几次回到祖国，终因对自己出境一事拿不准性质，害怕连累家庭、亲人和同学，又溜回缅甸，最后他变成了一个丛林中的游魂。

这部长篇纪实文学，以真人真事为背景，故事自始至终悬念迭起、险象环生、惊心动魄、刀光剑影、生死沉浮、情节跌宕。异国的风情、美丽的风光、翔实的人文地理等贯穿于文字之中，如身临其境，恍惚进入莽莽原始森林。

目 录

落入匪窝	1
找到缅军	102
拯救爱情	198
寻找龙云	267
莽林游魂	323

1. 落入匪窝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九月九日，天地共悲、山河垂泪、云南西双版纳的草木呜咽。龙云背着五十斤大米爬行在大林莽里，黑黝黝的枝蔓和藤条绊着他的双脚，荆棘撕扯他的衣衫，甚至戳开了他的裤腿，黏糊糊的血流了出来，伤口火辣辣地痛。

龙云的心里如同打翻一间酱油铺子。从嘉陵江畔来到云南边陲已有六年了，名誉上是兵团战士，可干的是砍坝、备耕、种花生、种包谷和栽胶树的生产活路，发了一枝“五三式”步枪，也是防备境外的国民党残部在边境一带的骚扰。真正支援世界革命只是背米、送弹药给缅甸人

民军。

这已是第四次了。

黎明，他爬过一道深沟，又折返在山梁的背脊，再藏于卑笼里，龙云见到了前来接应他们的缅甸“人民军”的走之排长，他才二十一岁，发他那一颗红星头上戴，红旗挂两边的一身戎装，着实让龙云羡慕不已。

走之排长从头到脚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，只是帽徽不是铝制品的，是一块红布五星，腰挂“五四”的手枪。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：“多谢兵团战士给我们送来了粮食、弹药，一路辛苦了……”

密林深处虽不见旌旗在望，鼓角相闻，但有军训声传来。龙云引颈望了望人民军的军旗，仿佛传来了“突刺，刺，向左转，眼睛瞄准前方，突刺……”

走之的一声唢呐招来了一群人民军战士，他们背着“五六式”冲锋枪和步枪，接过了龙云等送来的大米、弹药，笑一笑，就消失在丛林密谷里。

龙云恨不得背起米一脚就跨进人民军的行列，去冲锋陷阵。当英雄、为世界革命流血，那多么伟大和崇高呀。可眼下纪律不允许他有非分之想，他的奢望只能挂在那一壁从天而下的瀑布上了。

回到连队，他睡在竹床上，那个巨大的声音震耳欲聋，

“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……”

“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……”

他捂住两耳，但巨人的声音，从嘴巴里，从鼻腔中直

奔龙云的大脑，震得他血脉暴胀脑袋要爆炸了。他一骨碌翻身下床，趁着月黑风高，他抓起一块塑料布，披在了肩上，往四下瞅了瞅，细雨霏霏中的连队，安静极了。他踱出竹屋，装作往半山腰的厕所，一拐弯见无人注意，便踏上了出境的崎岖的山路。天亮了，他举步维艰。

他不知自己身处哪里？离开中国的国境有多远？

他肚子饿得贴到脊背了，他顺手抓把树枝上的果子，一吃直打颤，果子太酸了，酸得牙齿如一颗颗青葡萄。到处一样的灌木丛，似有似无的羊肠小道中野花茂盛，叮咚作响的溪流清澈透明，暮色中四周升起湿漉漉的水雾，乱草丛生林间的空地，蘑菇点缀其间。

四周古木参天，青藤倒悬，太阳的光辉透过枝隙，形成了一道道朦胧的光柱。

龙云分不清楚哪里是东南方？

哪里是西北方？

阴暗潮湿的密林深处，忽然传来一声似兽非兽的吼叫，那叫声怪诞，一霎时林鸟惊飞，风波骤起，落叶和枯草被扬至空中，在气流里滴溜溜地飞转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霉臭和腥臊。

那声音来自很遥远，眨眼间好像就近了，他汗毛竖立，一身冷流。

细听那声音似有似无，他恐惧，感到恐怖在威胁着他的生命。

“嗖”地一声，一把匕首从他头顶飞过，擦着他的头皮，插到身后一棵香樟树上。惊得龙云眼睛珠子动都不

动。

惊魂未定时，一黑衣中年男子从树后闪出，一把“五四”式军用手枪顶住他脑门，“嘿嘿嘿”的干笑像夜空的猫头鹰。

“农宰，码吊吊了？”（小伙子，到哪里去？）

“必崽，多恰宾宾隆隆。”（叔叔，我与你是亲戚。）龙云一口流利的傣语，使黑衣男子收回了枪。

黑衣男子麻利地将龙云的全身搜了一遍，见他没有武器，疑惑地又把龙云的塑料布翻了好几次。

“农宰，你干什么的，为什么子到这深山老林？”

黑衣男子汉语里夹着缅调：“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黑衣男子又拔出了手枪。

“我是中国的知青，想到缅甸的仰光去，弄点手表、药材。”

“农宰，过了这沟就是鸦口寨了，你到寨口右侧的第一家，放一把火，把火放了，你就到寨子的后山等我，我带你到仰光享受夜总会的妞子，嘿嘿嘿。”

黑衣男子说到妞子时，嘴巴还“咂咂咂”地发出声响。

借着枝隙的霞光，龙云看见黑衣男子是一张刀疤脸，贼眉贼眼，小眼不停地转动，时常露出咬牙切齿般的凶光。他从左裤管的下端，又拔出一把匕首，在脸上刮着胡子。龙云搞不懂黑衣男子的身份，又不敢贸然相问。

慑于他有枪，现在又找不到方向，龙云只好跟着黑衣

男子朝鸦口寨子走去。

晚上的鸦口寨子，一片静谧。月光安详地撒在凤尾竹下。

鸦口寨位于半山腰，几缕炊烟缥缈，从炊烟中龙云闻到了米香肉香，他的肠胃一阵痉挛。

黑衣男子带他爬到了犬牙形的山涧。

寨口右侧的第一家刚好尽收眼底。

黑衣男子牙齿咬得“咯咯咯”地响，咫尺中他呼呼地喘着粗气，像要决斗的黑熊，他摸出一包火柴，恶狠狠地说：“给我烧，烧死那对老龟，农宰，莫耍滑头，惹毛了老子一枪送你上西天。”

他要龙云从山腰的低处，抓住一根青藤荡过去，把火点着了竹房就跑。

放火烧寨是犯了天条，被缅甸人抓住就是死罪。

龙云还没迈出一步，裤裆已尿湿了，黑衣男子给了他一记耳光。

龙云抓青藤时，青藤上的小刺扎进了皮肉，龙云做贼心虚，身体失重，荡到寨子上空的一半，青藤松了一下，龙云吓得一抖，身子“咚”地摔在寨口处的牛棚。

响声惊动了一条大猎犬。

猎犬一叫，引来了数条恶狗“汪汪汪”地包围过来。

有汉子吹响了牛角号，寨口的第一家，走出一老人，打着唢呐招来了几条枪，男人们在狂吼，老人用手电筒照射，对着牛棚顶端一枪打来，子弹“啾”地擦破了龙云的耳朵。

他吓得一滚，抓到棚顶旁的一节枝桠，一梭一滑，窜进了密林，他跑得飞快，寨子的人还在四处呐喊，有火把朝龙云处移动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管它沟深还是坡陡，没命地乱窜一气。

他找了一截短树枝，必要时可稍作抵抗。

直到身后的追声远了，龙云双脚一软，跪在坡上，“啪”地一响，龙云惊跳。手抖、心抖，往四处摸了摸，吸了一口冷气，他摸到草丛里的铁夹。

这是一个兽夹，它用两块铁板镶成，兽夹中有一暗道机关，安有锋利的铁齿，要是野兽踏上了，铁齿交错地死死扣住后腿。如果人踩倒了上面，脚掌骨非被打断不可。

兽夹正好夹住了树枝，龙云害怕林子还有夹子，就原地卧倒，斜靠在树旁喘了口冷气。

天又放亮了，龙云站起来，瞧了瞧这个山坡，一不险峻二没杀气，更像一个美丽的少女。

抬头看，朝辉给莽莽森林抹上了一层艳如桃李的色彩，宛如仙女们织出的锦帛。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哗哗流过，溪水如音乐。溪流两边长满了纵横交错的藤萝，随便采一朵野花，都是大林莽花重金也买不到的绝卉佳葩，叫绝的是雾霏，飘飘浮浮沉沉低低。

龙云摘吃了几个野芭蕉充饥，身旁有一大片罌粟花，有一朵特别耀眼，红得诱人，他又想起了连队的女知青田丽。不知田丽栽胶树？还是在打土基建房？

他一屁股坐下来，用手撑着头，想着昨夜那一幕，不摆脱黑衣男子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？要是鸦口寨的老人一枪

打准了，追来的缅甸人会把他劈成肉酱。

疲倦袭来，他靠在芭蕉树叶恍恍惚惚地打瞌睡。

一条两尺多长的腹蛇，绕着之形，从草棵中窜出，它警惕地扬着头，蛇信子一伸一碰到了龙云脚。蛇信子一收，头颅、身子一下高昂，足足有一米多高，与龙云齐眉。

龙云并不惊慌，他闭眼默默地念道，“蛇啊，咬我吧，我已走投无路了，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必马革裹尸还。”

腹蛇翘着的信子，迅速地颤动，像蜂摆羽翼的频率，蛇头猛地前窜，突袭龙云的颈部。正当千钧一发之际，“嗖”的一声风响，一把飞镖不偏不歪正中蛇颈，刀锋穿透蛇颈，蛇头凸地一甩，蛇血甩了龙云一脸。

龙云一惊睁眼一看，黑衣男子从一棵青枫树后闪出，“嘿嘿”地干笑，龙云“妈呀”一声，侧身一扑，一个鹞子隐身，藏在了大蓬飞机草里，顺着草笼的缝隙脚底抹油开溜。

他没命地奔、窜、跃、纵等，就像那黑衣男子来收他尸体一般，他宁愿让腹蛇收命，也不想这不明不白的黑衣男子跟上他。他钻草丛、越沟涧、蹬溪水、跳绝壁，也不知跑到了哪里。

黄昏时听见山下鸡鸣狗吠，他拨开树叶往下一瞧，一个镇子在眼皮底下。

他颤颤惊惊地下了山，他太饥饿了。通过傣语和手势，问一缅甸老大爷得知这是缅甸的遮荫镇。

遮荫镇虽处在群山环抱之中，但商贾云集，马帮驮着烟叶、盐巴，摇着铃铛过街。印度、巴基斯坦、缅甸、泰国、英国等金银手饰、手表、毛料布匹、海洛因、大麻等摆在狭窄的

街上公开交易，批发、零售好不热闹，街中行人拥挤，人头攒动，生意兴隆。

忽然，几声枪响，众人皆惊，从南边的丛林中窜出一壮汉，被一群穿汗衫背心、提着手枪的人追杀，壮汉慌不择路，撞倒摆手表的摊贩，摊贩也加入了追赶壮汉的队伍。大街中人声沸腾，妇女叫、小孩闹、有马受惊，几匹马疯跑起来，惊得摊贩们趴在自己的货物上……

龙云走到遮荫镇街上时蓬头垢面，走路打偏，两眼发花。

镇上的门面红红绿绿、有几处房内在开设赌局、也有现兑现的赌博老虎机、跑马机等，两个牛高马大的高鼻梁的西欧人，毫无顾忌地在一缅寺旁边，抱着一缅甸姑娘。夜总会门口，几个妖冶女郎扭腰动腕，裸露着大腿，薄如蝉翼的绸缎衬衣中，忽明忽暗藏着一对春蕾。

他盯上了一家卤鸭店。

龙云看着卤鸭发呆，肩膀被身后一只手拍了拍，转身见一瘦猴样的人冲着他笑，瘦猴用的缅语，龙云尽可能地回答，说他迷了路，想回中国。瘦猴话锋一转，竟用汉语请龙云进店再说。

店内顾客不多，三个缅甸人要了点花生米、鸭蹼之类的下酒，龙云进了店，没人瞟他一眼。有一胖汉在桌子旁

边喝闷酒，胖汉袒胸裸腹、露着上身、胸口长着一绺黑毛，腰上别着手枪，喝完一大土碗酒后，撕开了一只鸭的大腿，一大口吃脱半边鸭腿。

龙云进店，怔了怔，瘦猴提了一块鸭肉。“饿坏了吧？兵团？”

瘦猴汉语还有点标准。龙云手一抓，瘦猴一躲，把鸭肉往卤柜一扔，龙云绕过店内的桌子、凳子，想接到飞向卤柜的鸭肉。在绕过胖汉身旁时，胖汉出手挥拳，一拳击中龙云的胸口。龙云几个趔趄，脑袋撞在八仙桌的棱角上。

三个当地人一看打起来了，酒未喝完，花生米、鸭蹼也不要了。龙云本身不是胖汉的对手，加之身体极度疲乏和虚弱，胖汉这一拳，打得龙云没从地上爬起来，胖汉哈哈大笑，瘦猴小丑般地像拳击运动员的裁判，看到龙云被击倒在地，幸灾乐祸地数着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胖汉一把拧住龙云的头发，往上一提，将龙云甩到板凳上，龇牙一问：“你缅甸的到，有

身份证？”胖汉显然是缅甸人，却说出半生半熟的汉语。

龙云头破血流，很警惕地观察两人。

龙云沉默着。

瘦猴叹道：“知青，缅甸也不是极乐世界，你没有身份证、边民证，警察会随时来清查，这里离中国的边境很远了，查出来你是越境人，先蹲大狱，再遣送。”

龙云一阵发抖，脸露难色。

“我是一只无头鸟，飞到哪里黑就到哪里歇。”

“不要悲伤，我帮你找个活路。”瘦猴一拍胸膛，满有把握。

龙云走投无路，用手揩了揩额头的血，又喜又疑，沉吟片刻。

他从凳子上爬起，双手作揖：“两位好心人，帮我找啥子活路？”

“别忙别忙，先喝酒，吃点鸭肉再说。”瘦猴很老道。

“小二，拿酒来！”胖汉一声吆喝。

店内小二拿来三个土碗，装满三碗酒，胖汉举碗“咕咕”就喝干了，瘦猴喝了一半。

龙云不敢喝，稍微舔了一口，他抓起一块鸭肉，吃了一块鸭子的背部，瘦猴就催龙云起身，面见他们的老大。

出了店门，街上虹霓灯闪烁，硕大的灯笼下，描眉抹眼、风情万种的妖冶女子，裸胸露背，娇滴滴地展示风骚……一些汉子伸着懒腰、流着鼻涕，无精打采，更有甚者倦缩在街沿，抓胸、撕肺、顿足扯喉，滚到梯坎下干嚎。

一个汉子不知从哪里钻出，花花绿绿的缅币在狂奔中撒了一地，一群穿黑衣戴护腕的打手在后面穷追……一些卖卤肉的小贩招呼着瘦猴、胖汉，那肉香馋得龙云口水直流。

三人来到遮荫镇最大的“利玛妃亚”夜总会，在一包厢内，烟雾缭绕，沙发上斜躺着一人，瘦猴和胖汉赶紧向

前，龙云只隐约借着一丝亮光，看见瘦猴在一满脸横肉，两颗绿豆眼睛，酒糟鼻如一坨污血的人旁，耳语了几句，那肥仔鼻子只“哼哼”，他身旁还有一个着三点式泳装的女郎，那女郎被横肉脸一把扯过去，抱在他大腿上，“哈哈”地淫笑。

厢房外的舞厅，光线极暗，旋转的舞台灯，如一个个睡眼朦胧的鱼泡珠子，乐声靡靡，情意缠绵，舞台中一年轻女郎在音乐声中跳着脱衣舞，尽情地摆弄着做爱和性挑逗的下流动作，唢哨声与唏嘘声搅成一锅粥。

有看客忍不住感官功能的强刺激，冲上了舞台抱住脱衣女郎，一伙保镖冲上了舞台，看客被揍得一阵阵惨叫、告饶，求救声不绝于耳。

横肉汉子用拇指朝龙云勾了勾，胖汉从背后给了龙云一脚，龙云一个踉跄，跌倒在横肉脸面前。趴在地上，横肉脸又勾勾手指，要龙云上前。横肉脸大笑着，龙云见荡女坐在横肉脸腿上，肌肤如雪，嗲声嗲气要横肉脸给她剥糖。

龙云胆怯地从地上爬起，走拢横肉脸时，横肉脸还搂着荡女，却飞出一只脚，正中龙云的命宝，龙云怪叫一声，腰一弯、肚子疼痛，半天不出声。瘦猴和胖汉、还有几个喽罗，幸灾乐祸。有些缅甸语龙云听不懂，但从那伙人的表情大概是称赞横肉脸脚法。龙云被踢后，顿感小腹坠胀，气憋腹腔，痛得在包厢内打滚。滚到一喽罗跟前时，又被喽罗踢了脸一脚。

龙云稍微缓了口气，蹲在包厢一角。

趁横肉脸眯眼亲荡女时，龙云一个“饿虎叼羊”，全身压住了横肉脸和荡女，一耳光扇得荡女“哇哇”鬼哭妖叫，双手抓住荡女一甩，把荡女甩出了好几米远，没等横肉脸和喽罗回神，龙云的冲拳击中横肉脸面部、一口咬住横肉脸的肉脸、脚踢横肉脸的命宝，龙云心里还想着毛主席语录：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”

横肉脸杀猪般地嚎叫，从沙发上栽倒在地。

众喽罗一看这还了得，敢在虎穴打虎，一伙人一拥而上，舞拳、摆腿，把龙云放翻。瘦猴拖起龙云，要他跪在横肉脸跟前，龙云不从，胖汉使了一个扫堂腿，竟当众屙尿来淋龙云的头发和脸，众喽罗还“嘻嘻”地笑个不停。

龙云心想受人侮辱，倒不如拼个鱼死网破，中国兵团知青也是铮铮的硬汉，现在死了比活着强，一死百了。了结在世的恩恩怨怨，也算自己作个交待。龙云想到此，一跃而起，如雄虎出山风卷残云之势，一个连环腿扫倒胖汉，起肘一掌击在瘦猴的脑门，抓起茶桌中的烟缸朝喽罗们砸去，脚一蹬踢倒茶桌，众喽罗避让时，他一个鱼跃，用头撞中横肉脸的脑袋，龙云连续猛撞撞得横肉脸“倒也倒也”，自己也昏昏浊浊，一把摸出横肉脸挂在屁股后面的左轮枪，举枪要射。

胖汉反应及时，一看形势不妙，飞起一脚，踢准了龙云的心窝，龙云一痛，瘦猴拦腰抱住了龙云，猛力一甩，龙云的头部撞在了沙发角中，几个喽罗拳打脚踢，一枪柄打中了龙云的后脑，龙云顿时没有了力量。